



日軍願一志



2 039 7908 9

解放军文艺丛书

志愿軍一日

志愿軍一日編輯委員會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545 字數318,000 开本850×1168純 1/32 印張14 $\frac{1}{8}$ 插頁6
1956年9月北京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60000冊
定價(5)1.30元

第二編

第二編目次

陣地戰最初的日子

- 公路口上的前哨戰 一等功臣 排長 趙玉禮(3)
“連中三元” 战士 朱友恒(9)
我們在鷄雄山上 二級英雄 排長 宋蘭君(13)
千佛山下的“死角” 二級英雄 副排長 李洪全(19)
誓言 二級英雄 政治指導員 龐殿臣(21)
“空山計” 連長 馬振東(26)
當指揮員需要的時候 特等功臣 電話員 史仁和(29)
就地取材的乐器 文工團員 魏 峨(32)
英雄的本色 文化教員 趙人杰(34)
天德山下的營指揮所 政治教導員 尹利勤(39)
撤退和反击 二級英雄 排長 郝志新(43)
英雄劉東武 一等功臣 副連長 焦文生(46)
堅守轎岩山的第四天 战士 叶良成(52)
負傷后的战士 一等功臣 健衛員 崔兆玉(57)
隨同營參謀長攻上主峰 步話機員 尹鳳瑞(60)
第十次搏斗 副班長 李洪金(63)

- 雪山搶救 战士 益樵根(66)
独擋三面 一等功臣 战士 周學平(69)
山底層的錘聲 郁金升等(72)
穿山人們的喜悅 班長 林員順(75)
陣地澡堂的“掌櫃” 政治指導員 馬桂生(78)
“二六〇”高地上的“噴火式” 副班長 周林生(81)
地下五晝夜 二級英雄 班長 高雲和(84)
廣東小調的歌唱者 一等功臣 战士 唐先福(91)
从“三十一號”歸來 一等功臣 战士 王啓培(93)
炮兵的眼睛 炮兵觀測員 王 平(98)

保衛開城

- 雪夜赴開城 班長 毋秀盛(105)
在中立區的邊沿 班長 任培堂(108)
在高地上“會師” 排長 崔振剛(111)
戰場上的“辯論” 一等功臣 战士 左世才(114)
最後的三天 炮兵觀測班長 吳文炳(119)
高射炮拉上前沿 政治指導員 艾承遠(123)
高地上的爭奪戰 战士 王守同(126)
六發炮彈的戰果 副班長 謝良誠(130)
野雉夜驚 班長 房桂榮(133)
第一個被征服了的地雷 二級英雄 班長 姚顯儒(137)
給地雷“搬家” 班長 廖文亮(143)
在彈坑累累的田野里 祝環德等(146)
炮隊鏡里的目標 炮兵觀測員 王明海(150)
拽住敵人的炮火 炮兵戰士 張義榮(153)

- 猛轟斗日場 炮兵觀測班長 朱偉(157)
三打“紅山包” 团長 張振川(160)
在板門店會場旁邊 一等功臣 战士 关景春(163)
一个迷信“火力優勢”者的嘆息 偵察參謀 李岳陽(167)

在臨津江前線

- 炮擊高橋下里 炮兵副連長 施行(173)
在敵人心窩里的觀測所 炮兵連長 葛壽山(177)
電影隊在火線上 电影放映員 畢植蒼(180)
坑道裏的演出 文工隊分隊長 儻弘范(182)
和“王牌”部隊交手 营長 倪恩善(185)
勇猛的衝擊 連長 王其銀(188)
直升飛機的降落 炮兵排長 何江(191)
在無名高地的背後 偵察參謀 汪世全(193)
畫探無名山 团長 要清川(196)
小高地上的歡呼 特等功臣 副班長 梁慶有(201)
在敵人陣地的後方 二級英雄 炮兵指揮排長 劉健華(206)
“老禿山”永遠屬於我們 一等功臣 老兵 郝忠云(210)
入橋 一等功臣 战士 張福祥(218)
地堡里的戰鬥 一等功臣 战士 劉鐵真(221)
我們的英雄連長 一等功臣 司号員 高家善(225)
繼續射击 炮兵戰士 錢詩仙(230)
在“老禿山”的前面 战士 曹武橋(232)
英雄的战友 班長 劉佐才(236)
領受紀念章的一天 宣教股長 姜殿選(241)

上甘嶺鏖戰

- 守衛上甘嶺 軍長 秦基偉(247)
鏖戰的前夜 团長 張信元(251)
战斗的第一天 連長 高永祥(253)
我們孙占元排長 二級英雄 战士 易才學(257)
炮火声中迎親人 一等功臣 班長 盧 合(261)
黃繼光獻身的一刻 連長 万福來(263)
在坑道战斗的日子里 政治教導員 李安德(268)
一个意志一条心 营參謀長 王在邦(273)
送信的一夜 連長 曹年純(278)
夜探坑道口 一等功臣 副班長 劉樹仁(282)
十七壺水 特等功臣 通信員 胡照春(285)
一个蘋果 一等功臣 連長 張計法(289)
春風吹入坑道 衛生員 楊奉武(292)
我和我的搶救突擊隊員 一等功臣 副連長 趙掌牢(294)
在廣播站上 文工隊員 陳依萍(297)
兩夜送彈藥 收音員 廖澤彬(300)
接通最後一段線 营長 郝來會(305)
讓敵人調轉槍口 偵察參謀 魏延堂(306)
在英雄的傷員面前 医生 邢振奎(308)
十號陣地危急的時候
.....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 战士 胡修道(311)
志願軍一級英雄
上甘嶺的無名英雄 二級英雄 战士 林炳遠(315)
我們的“火線出版社” 宣傳科副科長 李明天(318)
飛行在上甘嶺的捷報傳單 宣傳助理員 李天覺(322)

| | | |
|------------|-------|------------------|
| 最后的打击 | | 团长 周连杞(324) |
| 让敌人嚙嚙我們的炮彈 | | 副师长 唐万成(328) |
| 随着彈幕前进 | | 二级英雄 班长 王彦林(331) |
| 反击前后 | | 张计法等(333) |

打得敌人低下头去

| | | |
|-------------|-------|-------------------|
| 叫敌人低下头来 | | 张桃芳等(339) |
| 不讓敌人安寧 | | 龍致知等(350) |
| 活躍在前線的冷炮手們 | | 張樹南等(358) |
| 打伏击的故事 | | 余顯飛等(369) |
| 搜尋敌人的游动炮 | | 战士 趙連祥(377) |
| 敌障夜探 | | 連長 李順貴(380) |
| “可怕的火箭炮” | | 文化教員 黄永光(384) |
| “十八步” | | 文化科長 史 坦(386) |
| 國慶節的獻礼 | | 炮兵連長 許文韜(389) |
| 火線上的大合唱 | | 文工隊員 李國章(394) |
| 为一个观众演出 | | 文工团員 劉美型(398) |
| 我的战友邱少云 | | 二级英雄 副班长 李元兴(401) |
| 我为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 | | 团长 張 超(405) |
| 轎岩山下的地雷陣 | | 战士 沈樹彬(409) |
| 北漢江南岸的火光 | | 偵察員 王宗顯(414) |
| “一〇〇”高地上的秘密 | | 班長 迟國興(418) |
| 尼龍避彈衣 | | 文化教員 龍章樹(422) |
| 摧不垮的阵地廣播 | | 敌工助理員 崔仰乾(423) |
| 坦克第一炮 | | 坦克駕駛員 唐學萃(426) |
| 范佛里特的“压軸戲” | | 副團長 黃 浩(429) |

- 丁字山下的英雄战士 文書 段 敬 (434)
攻取双尖山 师長 鄭志士 (436)
打進敌人坑道 排長 李仁智 (441)

插圖目次

- 坑道戰十晝夜(油画) 曹增明、何孔德作 (97頁前)
朝鮮人民向志願軍控訴美軍暴行 (149頁前)
英勇冲上敌人陣地的志願軍突擊隊 (217頁前)
在前線演出的文工隊員們 羅工柳作 (397頁前)

阵地战最初的日子

自一九五一年六月起，我軍由运动战轉入積極防御作战。在西起漢江口、东至高城、長达二百五十余公里寬的正面战綫上，我軍依托各处山头陣地，英勇地击退了各路敌人多次的瘋狂反扑，从而形成了朝鮮戰場上兩年多的長期对峙作战局面。

一九五一年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我軍在華川、金化、鐵原、連川、高浪浦里、抱川、長湍等地区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八月中旬至下旬，朝鮮人民軍在東綫杆城以北地区粉碎了敌人的所謂“有限度的夏季攻势”；九月下旬，与朝鮮人民軍在東綫粉碎了敌人对“一二一”高地（敌称为“伤心嶺”）的重点進攻同时，我軍也在金化以南地区粉碎了敌人的重点進攻；十月，我軍在馬良山、天德山和夜月山等陣地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自此以后，我軍又繼續在开城至金城一綫各处陣地上粉碎了敌人的多次進攻。

在陣地防御作战初期的艰苦的日子里，我軍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坑道工事。在技術条件和物資供应極度困难的情况下，战士們以頑強坚忍的劳动和積極的創造精神，忍受艰苦，克服困难，在全綫陣地上構筑了比万里長城还要長的坑道工事。我軍依托这个坚固的“地下長城”，不但能够粉碎敌人的任何進攻，大量地殺伤敌人，而且还可以主动地出击，打击敌人，从而使战綫更加穩定，使我軍綿亘东西的防御陣地真正成为攻不破的鋼鐵的防綫。

公路上的前哨战

一等功臣 排長 趙玉礼

我帶着十七名战士，在鐵原南山公路旁的小山包上，整整修了兩天阻击工事，等待着進犯的敌人。这里是營的前哨陣地。我們部隊打罢五次战役以后，轉移到這一綫新陣地上來，准知道敌人会在挨打之后，重整旗鼓再來侵犯，我們便在這裡布成陣勢，准备繼續重重地敲它！

等了兩天，还不見敌人的影子。上級早就說：范佛里特驅使他的部隊向三八綫竄犯，發動什么“窮追戰”，要打一次硬仗。我們的勁头早憋足了，老等它不來，真有些急躁起來。

第三天拂曉，我走出掩蔽部，到交通溝里觀察情況，一切还是和昨天一样。在我們山脚下那條通往鐵原的公路，像死了的大鱈魚，灰溜溜地挺臥在地上。西邊是連綿不斷的陡峭的大山，靜悄悄地矗立着；路東的稻田地，在殘月照射下，亮一塊，暗一塊。我們這座標高不到一百公尺的禿山頭，頂着稻田地，把一只長腿伸到公路旁邊。在我們背後是一眼望不到邊的湖水，白花花的波浪衝擊着岩石。看着腳底下的公路和周圍的地形，我安慰自己說：“急什麼，還怕沒仗打嗎？敵人不會繞過這兒前進的！”

天蒙蒙亮了，哨兵黃國臣兴奋地對我說：“排長！你看那是不

是敵人來啦?”

順着他的手望去，果然公路尽头靠山弯的地方，現出几个黑点子慢慢地移动。起先，我以为是敌人的尖兵，辨認了很久，才看出是些工兵，撅着屁股在什么也沒有埋藏的公路上扫雷呢！敌人就是老鼠胆子，一边磨蹭着一边前進。可是，既然看到了开路的工兵，進攻的大部隊也就不远了。

我馬上到各个工事里布置好战斗。不久，“空空！ 空空！”清脆的坦克炮声，打破黎明的寂靜，稻田地里火光閃閃，升起几支烟柱。公路上出現六輛坦克，后面跟着黑压压的步兵。

我知道敌人不打“壯胆炮”是不敢前進的，特別對我們这个卡住公路咽喉的地方，絕不敢冒然逼近。我命令战士們迅速進入防炮工事隱藏，把手榴彈蓋揭开，一律放在有頂蓋的掩体里，以免給敌人的炮火打炸了。我們的單人掩体都帶有頂蓋，足有四个裝滿土的草袋子那样厚，机槍掩体比它更厚一倍，敌人有多少炮彈只管打吧，我們不怕它！

一边打炮一边开动的坦克，到离我們二三百公尺处就停下了，又轉动炮口，朝我們陣地乱打一陣。跟着，一百多个美國兵，从坦克后面鑽出來，端着槍下了公路，向我們山头走來。看样子是以为这里沒有什么人了，來占領陣地的。好！你既然看不出来，我就不忙动手，把你們放得近近的，痛痛快快地打你个“下馬威”。我嚴格命令战士們：“沒有命令，不准开火！”

敌人噃哩哇啦地邊說話邊往上爬，越來越近，直到离我們四十公尺以內了，有几个大概認定山上確實沒有人，竟摘下鋼盔透起風涼來了。

“叭叭！”我的机槍連打兩發，一排排的手榴彈緊跟着在敌人堆里炸开了。美國兵受到意外的打击，連槍也还不迭，倒的倒了，活

着的拖着武器沒命地往回跑。我用机槍子彈狠狠地追击了一陣。

我知道这一打，就要跟來更大的战斗，命令战士們除監視哨以外，全進入掩蔽部，准备好彈藥迎击敌人第二次進攻。

不出十分鐘，敌人不光坦克炮，連远射程炮也响了。泥沙从我們掩体頂木縫里落下來，灌了一脖子，我忙用雨布蓋住机槍，兩眼穿过硝烟的間隙，注視山下的敌人。远射程炮剛停，十几挺重机槍接着嘎嘎地响起來，兩個連的美國兵，跟着槍声，改成由兩側往上攻。

面对着这样优势的敌人，硬打是不行的，必須用智慧战胜它！一刹那間，我想出好几种打法，最后决定兩側迎头先打，正面不动，把敌人挤到中間，再三面夾攻！又想到敌人超过我們將近二十倍，像上次那样放得太近了砸不下去必然吃虧，因此，又决定敌人進入五十公尺就开火。

命令傳出去后，我把唯一的一挺机槍交給黃國臣掌握，順着殘缺不全的塹壕，跑几步，爬几步，鑽進左側小組陣地。这时，敌人的坦克炮已經停止射击，重机槍声也沉寂了，美國兵离我們六十公尺远，就跑步往上冲。我的信号槍一响，兩側小組很快地跳進野戰工事，用手榴彈、冲鋒槍子彈在陣地兩側織成兩道火網。美國兵立刻看准中間的“安全”地区，呼呼地乱挤过来。等到隊形密集了，我們正面的机槍、冲鋒槍、手榴彈在那小塊地方沸騰起來，簡直分不清点兒地响成一团。敌人經不起三面夾攻，又丢下成堆尸体狼狽地返回去了。

趁着战斗間歇，我到正面和兩側檢查下人数：十八名整，無一伤亡。战士們給兩次勝利鼓舞着，情緒很高，在工事里有說有笑地擦着槍，揭手榴彈盖，压子彈，准备再战。

不多久，敌人的远射程炮彈又打過來了，比上次更猛烈，坦克

也向前移动百把公尺，对准交通溝开炮，还調來一架飛机，盲目地投下几枚炸弹。我們的小山头整个兒在颤动，掩体内成堆的手榴彈震得得得乱碰，硝烟和揚起的灰沙把太陽都遮沒了。足足鬧了三十分鐘，只摧毁了我們几个預备掩蔽部，却沒有伤到我們一个人。

第三次是三个連的美國兵，分成三路，气势汹汹地向我們冲过来。

“你变我也变！”我瞅瞅敌人密集的隊形，命令战士們先用机槍、冲锋槍向山根射击，即使殺伤不大，也打打他們集团冲锋的气焰，然后用密集的火力朝山腰扫，离近了，就用手榴彈猛砸！

但是，我們全部的火器——挺輕机槍、三支冲锋槍，阻擋不住敌人羊群般的冲锋。美國兵也学聪明了，哇哇喊叫着，我們一換梭子就往前竄几步，然后頑強地釘住，不像先前那样容易打退了。

“好哇，居然敢硬攻！”我惱火極了。等敌人進到三十公尺，我們用成束的手榴彈像暴雨似的砸進敌群里面。四月間突破臨津江时，一个人曾經打退过敌人三次冲锋的陈三同志，忽地一下蹦上交通溝沿，挺起胸膛，左手抱住一堆手榴彈，用右手不住点地甩出去。美國兵在这六十多公尺寬的山腰上，到处都碰到手榴彈，終于支持不住，滾了下去。

經過这場惡战之后，我再数数我們的人数，仍是十八名整，無一伤亡。

我自己也沒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好，勝利的信心愈來愈足了。敌人坦克炮打过来的时候，我从机槍掩体的射击孔看出去，坦克朝北斜放着，一字形排在公路上，大模大样地噴着火，側后方足有二三百个美國兵，拿坦克当工事，坐的坐，站的站，还有的抽烟、吃罐头呢！这使我臉上像挨了一拳似的，热呼呼地直冒火：“不打掉敌

人的坦克，殺不下敵人的威風！”可是我們沒有反坦克武器。我苦苦思索好久，覺得有點兒門路，正好七班副班長劉明從右側陣地來到我身旁請示任務，我轉頭問他：

“坦克的幾個弱點你還記得嗎？”

“那還忘得了，油箱、履帶……”他一口氣背了出來。

“對呀！你看咱們打它的弱點行不行？”

“拿什麼打呢？眼前沒有反坦克武器。”

“拿機槍……”

“對！咱們有穿甲彈，打打試試。”他立刻領悟了，興沖沖地打斷我的話。

我倆又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坦克的距離不到二百公尺，是輕機槍的有效射程，有幾輛靠在大樹邊上。如果瞄準樹干，正好打它的油箱。越看越有門兒。劉明跟我說：“排長，你打吧！你是老機槍射手，准有把握。”

我抄起槍，對油箱目標最明顯的第二輛坦克先瞄了瞄，心里又盤算起來：我們只有這一挺機槍，萬一打不中坦克，把槍打壞了那就糟了。機槍掩體內的幾個同志都大着眼睛望着我，也許他們心想的也是這個。我反復考慮几遍，最後咬咬牙下定決心，大聲對劉明、也是對着大家說：“打！怕老虎就別進山，不打坦克殺不下敵人的頭子。我保証機槍不出故障。”劉明領會我的意思，也接着大聲回答：“對！我保証壓好子彈，不讓彈盤出毛病。”

坦克已經停止射擊，位置沒有變動，敵人的後續部隊正向前運動，看樣子快要發動第四次冲锋了。我迅速地檢查好機件，裝上穿甲彈，瞄準第二輛坦克油箱，直到我感到確實有把握，才按動扳機。一盤穿甲彈“突突突”一條線飛向坦克。可是，抬頭一看坦克仍然安靜地停在那裡，我心裡有點慌：“怎麼？打不透？”楞了一下，當我